

庚子年詩選

袁暉 主編

下冊



唐宋词鉴赏

下册

袁晖 主编



宋
金
元
卷



李昉

李昉(公元925—公元996)字明远,宋深州饶阳(今河北饶阳)人。五代后汉乾祐进士,历任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三代,累官至翰林学士。宋初加中书舍人。太宗时,擢参知政事,拜平章事。编著有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等。

《太平御览》,类书名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(公元977),成于八年,共一千卷,分五十五门,引书多达一千六百九十种。其中汉人传记一百余种,旧地志二百余种,搜罗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。

《太平广记》,小说总集名。也成于太平兴国年间。共五百卷,分为九十二大类。采录从汉至宋初的小说、笔记、稗史等四百多种,其中很多已散佚、残缺或被后人窜改,幸有此书得以考见。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。

李昉主编的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和王钦若、杨亿等主编的《册府元龟》均规模宏伟,合称为“宋代四书”。

乘凉

符子曰:郑人有逃暑^①于孤林^②之下者,日流影移,而徙衽^③以从阴。

及至暮反席^④于树下,及月流影移,复徙衽以从阴,而患露之濡^⑤于身,其阴逾^⑥去,而其身逾湿。是巧于用昼而拙于用夕矣。

(《太平御览·人事部》卷四百九十九)

【注释】

①逃暑:躲避暑气。 ②孤林:独木。 ③徙衽(rèn认):移动席子。衽,睡觉的席

子。 ④席:动词,铺席。 ⑤濡(rú如):沾湿。 ⑥逾(yú于):副词,更加。

【今译】

符子说:有个郑国人为了避暑,跑到一棵树下乘凉,太阳在天空中转动,树影跟着在地上移动,于是他也不停地移动着席子,随着树荫移动。

到了黄昏,他又把席子铺在树下,等到月亮在天空中转动,树影也跟着移动,于是他又一再地移动着席子,追随着树影而移动,他担心露水会沾湿身体,没想

到，当他愈随着树荫走，身体反而湿得更加严重。这个郑国人白天所运用的避暑方法，可说十分灵巧；但在晚上以同样的方法来避暑，那可真是笨拙，所谓不知变通了。

【评析】

乍看之下，这位郑国人运用于白天的避暑方法，十分灵活而实用；但到夜晚，客观环境已经改变，这时该想到的并不是避暑，而是如何防止露水的湿气，因此同一套方法已行不通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

墨守成规，不知因时制宜、随机应变，绝不可能避开一切灾殃，是这则故事所要突显的主旨。尤其是要适应今日千变万化的社会，我们就必须时时调整自己的步伐，以期追得上时代的变动。

同一个角色，同一个地点，同样的行为动作，却由于太阳、月亮的光影流转而有不同的结果及情趣，情节虽然简单，所寄寓的意义却十分深刻。 (方静娟)

楚 偷 三 反

楚将子发好求伎^①道之士，有善^②为偷者往见，曰：“闻君求伎道之士，臣，楚市偷也，愿以伎修^③一卒。”子发备见而神之。

无几何^④，齐兴师伐楚，子发将师以当^⑤之。兵三却，于是市偷请曰：“臣有薄伎，愿君行之。”子发曰：“诺。”偷则夜出，解齐将军之绸帐而献之，子发使归之。明夕复往，取其枕，又使归之。明夕复往，取其簪，又使归之。

于是齐师大骇^⑥，将军与军吏谋曰：“今夕不去，楚军恐取吾首。”即还。

(《太平御览·人事部》卷四百九十九)

【注释】

①伎(jì)寄，通“技”，技巧，才能。 ②善：同“擅”，擅长。 ③修：求也。

④无几何：没多久。 ⑤当：同“挡”，抵挡之意。 ⑥骇：害怕之意。

【今译】

楚国的将领子发喜好广求有才能的人士，有一个善于偷窃的人前往求见，说：“听说您广求有才能的人士，臣下我是楚国市场里的小偷，希望以我偷窃的才

能谋求一个职位。”子发很礼貌地接见，并且十分看重他。

没多久，齐国发动军队攻打楚国，子发率领军队加以抵挡。结果楚国的士兵节节败退，于是那个小偷请求道：“我有一些小技能，希望您能采用。”子发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那个小偷于是趁着夜晚出发前往齐军军营，解下齐国将军的营帐献给子发，子发派人将营帐送回给齐国将军。第二天晚上小偷又前往齐军军营，拿取将军所睡的枕头献给子发，子发又派人送回给齐国将军。隔天晚上小偷又前往齐军军营，拿取将军头上的发簪献给子发，子发又派人送回给齐国将军。

于是齐国军队上下大为惊骇，将军与其他官员商量：“今天晚上若不离开，楚国军队恐怕要拿走我的首级了。”于是立刻撤兵回齐国。

【评析】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胜利之道首在智取，而非力攻。尤其战争一事，破坏力太大，若以力拼，徒增伤亡，而文中楚偷，平日行为或者不可取，可是却凭一己之技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消弭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，其功不可谓不大矣！正所谓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就算鸡鸣狗盗之徒，亦有可观之处。

作者描写楚偷潜入齐将营帐偷物且安然三返的行为，以对比子发率领士兵抵抗齐国军队却遭三次失利的事实，更能映衬出楚偷的神乎其技，也让此看似简单的情节，更添戏剧性。

(方静娟)

郑文宝

郑文宝，字仲贤，宁化人。先仕南唐，至校书郎。后入宋，登太平兴国进士，官至兵部员外郎。工诗及篆书，并善鼓琴。有文集及《江表志》《南唐近事》《江南余载》等书。《南唐近事》是一部轶闻笔记书。

打草惊蛇

王鲁为当涂宰^①，渎物为务^②，会部民连状诉主簿^③贪。鲁乃判曰：“汝虽打草，吾已惊蛇。”
（《南唐近事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王鲁，唐时人，官当涂（今安徽省当涂县）县令。宰：主官，此指县令。
②渎物：贪污。
务：事。
③会：恰巧、适逢。部：旧时按察区域名。主簿：官名，管理文书簿籍。

【今译】

王鲁做当涂县令的时候，专门贪污钱财。一次遇上所辖地区的百姓联名上状告发自己下属的主簿贪污，王鲁在状子上批道：“你们虽然只是打草，但我就已经像草丛里受惊的蛇！”

【评析】

此事嘲笑了贪官污吏，具有幽默感。作者通过王鲁之口，道出了贪官污吏们时刻惶惶不安的心理。
（周亮）

《景德传灯录》

《景德传灯录》，佛教禅宗史书。北宋道原著，三十卷。“景德”是宋真宗的年号，此书写成于景德（公元1004—公元1007）年间。灯能照明，法系相承为灯火辗转相传，故名。道原师事天台德韶国师，为法眼宗之祖文益的再传弟子，为青原系禅僧，住苏州承天永安院。书中记叙青原系禅师较细，记叙法眼宗也很细，为研究禅宗历史的重要文献。有四部丛刊本。

抛砖引玉

大众晚参，师云：“今夜答话^①去也，有解问^②者出来。”时有一僧便出礼拜^③，师云：“比来抛砖引玉，却引得个墼子^④。”

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）

【注释】

①答话：评理说法。 ②解问：晓悟、明白或有问题。 ③礼拜：行敬拜礼。

④墼(jī)子：未曾烧过的瓦，即砖坯子。

【今译】

一天，众僧傍晚集会听从谂禅师说法，从谂禅师故意说：“今天晚上我说法，谁听后有解问的出来。”不料有一个僧徒坐不住了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同禅师礼拜。因此，从谂禅师说道：“方才我抛出一块砖去，希望能引回一块玉来，结果却引来一块生砖坯子。”

【评析】

按照佛法规定，佛教徒在参加晚参时，每位僧徒都应该盘腿而坐，静坐深思，还必须头正背直，不动不摇，不靠不倚。本文当中的一位僧徒坐不住了，忽然站了起来，同禅师礼拜，众僧徒对此都非常惊奇，因为照例这样做是不允许的。原本从谂禅师希望借由明经说法，引出弟子的高论或见解，但僧徒突如其来地礼拜，却有违禅师的一番期待。故云：“比来抛砖引玉，却得个墼子。”这便是成语“抛砖引玉”的由来。

“抛砖引玉”原本是谓将砖抛出，引回玉来。后比喻自己先发表的粗陋诗文或不成熟的意见，以引出别人的佳作或高见，即以浅拙引出高论的自谦之词。（苏珊玉）

宋 祖

宋祖(公元998—公元1061),字子京,湖北安陆人,后迁徙到开封雍丘(今河南杞县)。天圣二年(公元1024)与兄宋庠同举进士,时称大小宋。明道元年(公元1032),以本官入值史馆,累迁鸿图阁大学士、史馆修撰,与欧阳修同修《新唐书》。书成,拜工部尚书、翰林学士。原有集,已散佚,清人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有《宋景文集》。《全宋词》收词六首,断句一则。

雁 奴 三 叫

雁奴,雁之最小者,性尤机警。每群雁夜宿,雁奴独不瞑^①,为之伺察。或微闻人声,必先号鸣,群雁则杂然^②相呼引去。

后乡人益巧设诡计,以中雁奴之欲。于是先视陂薮^③雁所常处者,阴布^④大网,多穿土穴于其傍。

日未入^⑤,人各持束缊^⑥并匿穴中,须其夜艾^⑦,则燎火^⑧穴外,雁奴先警,急灭其火。群雁惊视无见,复就栖焉。于是三燎三灭,雁奴三叫,众雁三惊;已而无所见,则众雁谓奴之无验^⑨也,互唼迭^⑩击之,又就栖然。

少选,火复举,雁奴畏众击,不敢鸣。乡人闻其无声,乃举网张之,率^⑪十获五。

(《宋景文集》卷四十八)

【注释】

- ①瞑(míng明):闭目。 ②杂然:错杂,即起骚动。 ③陂薮(pí sǒu皮叟):堤岸、湖边。 ④阴布:暗中布置。 ⑤日未入:指太阳还未下山。 ⑥束缊(yùn运):一捆麻绳。 ⑦艾:尽、停止。夜艾是指夜晚已尽,即天将亮时。 ⑧燎(liǎo了)火:点火。 ⑨无验:不准确。 ⑩唼(shà杀去声):咬。迭(dié蝶):轮流。 ⑪率:约略、大概。

【今译】

雁奴,是雁群中最小的,性情特别机警。每当雁群在夜间休息时,只有雁奴不会阖眼,为群雁守夜,侦查四周情况。有时只要稍稍听到一点人的声音,一定先发出警叫声,雁群便骚动起来,彼此呼叫着飞走。

后来乡里的人便巧妙地设下计谋。利用雁奴机警的性情来捕雁。首先，乡人们先视察清楚堤岸、湖边等雁群经常栖息的地方，暗中布下大网，并在网旁挖掘许多洞穴。

太阳还没下山，人们便各自拿着麻绳藏匿在事先挖好的洞穴中，等到天将亮时，就在洞穴外头点起火来，雁奴先警觉的鸣叫，人们便急忙把火熄灭。雁群听到鸣声惊醒后，看看四周没什么状况，便又安心地休息了。就这样，乡人们三次点火，又三次熄火，雁奴发出三次警讯，雁群们也三次被惊醒，但都发现没什么动静，于是雁群认为是雁奴的警讯不正确，便轮流以嘴啄击雁奴。然后又安心地睡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人们又点起火来，雁奴害怕再被众雁袭击，不敢再鸣叫。乡人们见雁奴没有发出警鸣，便张开大网予以捕捉，大概十只当中就可捉到五只。

【评析】

“放羊的孩子”因为说了三次谎言，失去农夫们的信任，造成野狼大啖羊群。但雁奴三次发出的警讯却都是准确无误的，只是在人们的设计之下，依旧失去了同伴的信任，造成了雁群惨遭乡人们捕捉的结局。其实，只要平时能保持着危机意识，加强对事实的求证，便可以避免许多灾祸。

这则寓言说明几件事，一是：人太过于短视，往往昧于目前的安逸，而忽略了背后隐藏的危机，一如雁群们的反应；二是：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，人们往往会退缩不前，缺乏信心，一如雁奴；三是：有心人的挑拨，杀伤力实在可怕，一如乡人。

故事中对于村人的机巧叙述得十分深刻，而对雁奴的机警、尽职、无辜的表现及畏众雁攻击的心态描绘尤其生动，显示作者出色的写作技巧。 (方静娟)

君山养猿记

猿与沐猴^①，类同而种别。沐猴躁动，好腾倚挽裂^②，诡故百情^③。韩生曰：“沐猴而冠^④。”故教猱升木^⑤，诗人著焉。猿性静介^⑥，善吟啸，能通臂^⑦，亦善缘木^⑧，昭王南征^⑨，君子化焉。世人多言沐猴畏猿，每曼音^⑩啼啸，群猴皆累息不敢动，则猿与

猴果非一种矣！

巴陵^①有君山，在洞庭之中，巔然^②可居者，地方百里，浮屠氏^③之徒坊舍^④其上，地宜橘柚茅栗^⑤，人给焉。然山中多沐猴，每八九月时，则百十为群，攘钞挽龁^⑥，林果几尽，居人苦之。会舟贾^⑦于巴中得一猿，体趨^⑧而雄，山之居人素知沐猴之畏也，因以财厚谢舟贾，致以如山，伺沐猴之来，纵猿以当^⑨之。

猿初亦柯攀^⑩而上，噭^⑪然一啼，群猴稍稍引去。如是日三四来，益狎^⑫猿之声而不耸^⑬，且恃己众而骄猿独也，乃悉引^⑭其类，灌^⑮猿而逐之，或瓦石抵掷，或条蔓缨绋^⑯，猿不胜其愤而逃，猴乃大暴园木而去，乡人语以相嗤^⑰焉。

噫！兹山人之不善处物也甚矣，物有以相胜者，宁谓一杯水以救一舆薪之燎^⑱哉？蘧瑗^⑲何以得容于卫？屈原何以见逐于楚？皆此志也。

(《宋景文集》卷四十八)

【注释】

- ①沐猴：猕猴。②巔：高峻的样子。③浮屠氏：佛陀。④坊舍：建筑房舍。⑤茅栗：果名，也名榛栗。⑥攘钞挽龁：指猕猴吃园中果实的各种模样。攘(rǎng攘)，为“窃取”。钞，同“抄”，摘取。挽，拉扯。龁(hé核)，咬。⑦舟贾：船商。⑧趨：动作敏捷。⑨当：同“挡”，抵挡。⑩柯攀：攀爬树木。⑪噭：高呼声。⑫狎：习惯。⑬耸：通悚，畏惧。⑭引：招引、招唤。⑮灌：喧哗。⑯条蔓缨绋：指以藤麻用力缠绕。蔓(mán忙)，勉力、尽力。缨(yīng英)，缠绕。绋(fú弗)，大麻绳。⑰嗤：嘲笑。⑱燎：燃烧。⑲蘧(qú渠)瑗：春秋时卫国的大夫，即蘧伯玉。其事见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、二十六年。

【今译】

猿和猕猴，外表看起来类似，其实物种不同。猕猴急躁好动，喜欢跳来跳去、推挤拉扯，狡诈又世故，性情百变。韩生说：“沐猴而冠。”便说明了猴的急躁，所以

只好教猕猴爬树，诗人早就将猴的特性写在诗中了。猿的个性闲静耿介，喜欢放音长啸，手臂很长，也喜欢爬树，自从昭王南征后，君子便予以教化了。世上的人常说猕猴畏惧猿，每当猿拉长音长啸时，猕猴们都被吓得直喘息不敢稍稍移动，可见猿和猕猴果真不是同一物种。

巴陵之地有座君山，在洞庭湖之中高峻入云，是个居住的好地方，周围有百里见方，佛教徒在君山上建筑房舍，这里的土地适合种植橘、柚、榛、栗等农作物，足以供给众人享用。但山中有很多猕猴，每年八九月时，往往百十只猕猴为一群，来到果林里偷取果实，大吃特吃，以致林中的果实几乎被摘光了，当地的居民十分苦恼。恰好有位船商在巴中获得一只猿，体形敏捷且雄壮，君山上的居民早知猕猴畏惧猿的说法，因此以丰厚的钱财答谢那位船商，把那只猿买到君山上来，等到猕猴一来，便把猿释放到山中以抵制猕猴。

开始时，猿爬到树上，高声一呼，猴群们果真被惊吓，稍稍远离。后来猿一天之中会高声大呼三、四次，猕猴们愈加习惯了它的叫声，一点儿也不害怕了，而且仗着同伴众多，轻视猿的势单力孤，于是争相呼朋引伴，在猿面前大声喧哗，并且开始试着驱逐猿，有时会丢掷瓦片石块，有时则以藤麻用力缠绕猿，猿实在气得受不住了，便逃离了山中，猕猴们于是将果园中的林木大肆破坏一番离开了。乡里的人互相传说、嘲笑这件事。

哎！那山上的居民实在不懂处理事务，万物本就互有高下，难道要以一杯水去扑灭一车燃烧的木柴吗？春秋时的蘧伯玉为何能得到卫国国君的重用呢？屈原为何会被楚王放逐呢？都是同样的道理啊！

【评析】

常言“寡不敌众”，或许猴群果真怕猿，但一只猿的力量毕竟有限，正如在一个政局纷乱、满朝奸佞的政治环境中，单凭一人之力想要力挽狂澜，无异是杯水车薪、螳臂挡车，既无力，又无奈。

本故事对于山居之人想凭借一猿以吓镇群猴的行为，虽谓其“不善处物”，认为其人着实不自量力。但对那些肆无忌惮的猴子及隔山观斗、取笑的乡人，却也寄托了沉痛的心情。

以猿的静介及猴的躁诡来比喻正人君子及谄佞小臣，一静一动，寓意一目了然。

然。而对于猴子们的恃众凌寡及狡猾的神态，作者予以细细的描绘，读者从猴群的一举一动中，也仿佛目睹佞幸之臣的目中无人模样，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(方静娟)

舞 熊 说

晋有兰子者，获二孺熊^①于太行山，而饮食之，能得其欲，教为蹲舞之技^②，以丐^③市中。先开回场^④，震之严鼓^⑤，市人项背山立^⑥。俄以巨梃^⑦鞭熊，应手^⑧皆舞，躃^⑨腾踢^⑩，悉中音节。伎殚曲关^⑪，兰子放梃四顾，踌躇满志^⑫，人争投钱与之。

既而自负其能，数与优角^⑬。时真圣^⑭幸汾^⑮阴祠后土，曼延^⑯奇怪，并参侑^⑰乐。兰子以熊见行在，上^⑱奇其驯服。赐以镠器束帛^⑲遣之。自是兰子挈^⑳赐物鬻鬻^㉑郡县，颐指裼袒^㉒，扰熊益甚，远近闻者亦争玩之。于是除地会要^㉓，趣节亟引^㉔，心冀^㉕技之速售也，每舞一终，辄裒^㉖金数千。是日，曲数十终，售金数万，兰子被酒沾醉^㉗，益有骄色。会日暮，二熊不时得豢^㉘，瞪目跋扈^㉙，不复肯舞，兰子鞭之弥急，市人有窃笑者，兰子耻熊之反已，因假^㉚利兵欲刺之，二熊惊躃^㉛，批^㉜兰子手，杀之，复旁伤数人，突出谯门^㉝，大淮卒并力杀之于道周。

噫！兽与人嗜欲不相远，畜之以理，犹可屈伏，而兰子见利忘义，求之不已，力穷变生，反受其咎^㉞。宜哉！昔东野^㉟驭马，颜阖^㉞曰：“稷之马必败，马力殚矣！而犹求焉？宁斯人之徒欤？”

(《宋景文集》卷四十六)

【注释】

- ①孺熊：小熊。 ②技：指才艺。 ③丐：挣钱。 ④回场：在表演时，先以一段其他的演出作为引子以吸引观众，待观众到齐后；再正式演出。 ⑤严鼓：急促的鼓声。 ⑥项背山立：指人潮众多。 ⑦梃（tǐng挺）：木棒。 ⑧应手：能顺应手勢。 ⑨躃（kuíní）：舞动貌。腾踢：跳跃、踏踢。 ⑩伎殚（dān丹）：曲关：一曲结束，动作也跟着结束。 ⑪踌躇（chóuchú）：愁除。满志：从容自得。 ⑫优：指其他的艺人。角：较量、竞争。 ⑬真圣：指宋真宗。汾（fén坟）：地名，即今山西省。 ⑭曼延：连绵延续，亦为百戏的一种。 ⑮侑（yòu又）：辅助。 ⑯上：皇上。 ⑰镠（liú流）：器束帛：纯金及一些贵重的礼物。 ⑱（yù玉）：贩售，此指表演。 ⑲挈（qiè切）：拿取。 ⑳颐指：以面颊表情示意指使人，即得意骄傲。裼袒（xītǎn）：

习坦) : 脱去衣物, 裸露上身。 ㉑除地会要: 到达某地便去拜会当地权要。 ㉒趣: 快速。 亟(jí急): 赶快、迅速。 ㉓冀: 希望、期望。 ㉔裒(póu杯): 聚集、累积。
 ㉕沾(zhān毡)醉: 面带醉色。 ㉖豢(huàn换): 饲养。 ㉗瞪目跋扈: 张大眼睛, 骄横不驯。 ㉘假: 凭借。 ㉙跃(jué觉): 跳跃。 ㉚批: 用手背反击。 ㉛憔(qiáo桥)门: 建有瞭望台的城门。 ㉜咎: 灾殃。 ㉝东野: 即东野稷, 善御马。 东野是复姓。 ㉞颜阖: 战国鲁人。

【今译】

晋国有一个人名叫兰子, 在太行山中捕获了两只小熊, 于是带回家饲养, 颇顺兰子的心意, 于是兰子教这两只熊蹲踞跳舞的才艺, 并在市集上演出。开始表演时, 先来一段回场, 并以大声急促的敲锣打鼓以吸引观众, 果真围观的人众多。不久, 兰子拿着大木棒鞭策这两只熊, 而熊也都能顺着兰子的手势要求而舞动, 一会儿跳舞, 一会儿跳跃, 一会儿踢踏, 全都能符合音律节奏。一个曲子结束, 熊的动作也跟着结束, 兰子放下木棒, 得意洋洋的看着四方观众, 观众们争相投下赏钱给兰子。

后来兰子对于他这项才能十分自负, 常常和其他的艺人们较量、竞争。适逢真宗皇帝亲临山西祭祀土地, 对这项参佐音乐的表演感到好奇。兰子因这两只熊得以在皇上跟前表演, 皇上对于兰子能够驯服二熊, 觉得惊奇, 便赐给兰子许多金饰礼物。从此兰子每到其他各郡县演出时, 便拿着皇上所赐的礼物来夸耀, 裸露上身, 十分骄傲, 对熊的表演也要求愈来愈多, 远近听闻这项演出的人也都争相观赏。于是每到一个地方便去拜会当地权要, 熊的表演节奏也愈来愈快, 兰子心中希望熊的才艺快快表演完毕, 可以获利更多, 每当一曲表演完毕, 往往可以累积数千的赏金。有一天, 演出了数十支曲子, 得到的赏金有数万, 兰子也喝得醉醺醺的, 更加的骄傲得意。到了黄昏的时候, 两只熊得不到适当的喂食, 张大眼睛、骄横不驯, 不肯再跳舞了, 兰子鞭打得更为急促, 市人看到了这种情形, 有的人偷偷的笑了起来, 兰子觉得熊违反自己的命令, 引以为耻, 便拿着锐利的刀子想要刺击二熊。二熊吓得跳开, 并以手背反击兰子手上的刀子, 击杀了兰子, 又伤了旁边好几个人。接着跑出城外, 大淮士兵合力在路旁将熊击杀了。

唉! 野兽和人的性情喜好是差不多的, 只要合宜的饲养, 就能使它们驯服, 而

兰子见利忘义，不停地要求，一旦力量用尽了，灾变也跟着发生了，自身反遭受灾殃。这样合宜吗？以前有个东野稷很会训练马，颜阖却说：“东野稷训练的马一定不好，马的力量都用尽了，东野稷却仍不断的要求。兰子难道与东野稷不是同类的人吗？”

【评析】

兰子驯熊表演，本为生计，不想却因此大获成功，得利无数，更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赐，名声显扬。兰子沉溺在众多的掌声中而沾沾自喜，以致“见利忘义，求之不已”，结果反受其害，下场令人唏嘘。而骄兵必败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

另外，治人之道与驯熊之术有其相通之处，适宜的驱使及奖励，彼此对等相待，亦是维持良好关系的不二法门。

文中兰子舞熊的表演，有音乐、有动作，曲尽其致，令人惊叹！而兰子一场又一场的成功，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赞佩，造就了他的骄矜，层次分明！突如其来挫败，情节急转直下，充满戏剧性，非常精彩！

（方静娟）

欧阳修

欧阳修(公元1007—公元1072)字永叔,号醉翁,六一居士,宋吉州庐陵(今江西省永丰县)人。幼贫而好学,仁宗天圣八年(公元1030)进士,曾出知滁、扬、颍等州,历任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等职。喜奖掖后进,提倡平易流畅的文风,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曾与宋祁合修《新唐书》,独撰《新五代史》,集金石遗文为《集古录》。有《欧阳文忠公集》《六一词》等。

哄堂大笑

冯相道^①、和相凝^②同在中书^③,一日,和问冯曰:“公靴新买,其直^④几何?”冯举左足示和,曰:“九百。”和性褊急^⑤,遽^⑥回顾小吏云:“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?”因诟责^⑦久之。冯徐举其右足曰:“此亦九百,”于是哄堂大笑。

(《欧阳文忠公文集·归田录》)

【注释】

①冯相道:冯道(公元882—公元954),字可道,唐末五代时人,历任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四朝,三人中书,在相位二十余年。②和相凝:和凝(公元898—公元955),字成绩,后唐时为翰林学士,后汉、后周时曾为宰相。③中书:即中书省,唐宋时中书省与尚书省、门下省合称“三省”,为宰相议事之处。④直:同“值”,价值。⑤褊(biǎn扁)急:指人器量狭小而性格急躁。⑥遽(jù据):疾、速。⑦诟(gòu够)责:喝骂、斥责。

【今译】

冯道和和凝两位宰相同在中书省商议、处理公事。一天,和凝问冯道:“您的靴子是新买的,价钱是多少呢?”冯道举起左脚给和凝看说:“九百文。”和凝器量狭小,性急躁,一听这话立刻回头对小吏说:“我的靴子为何用了一千八百文?”于是叱骂了小吏好长时间,等和凝骂完了,冯道才慢慢地举起自己的右脚说:“这又是九百文。”于是大家哄堂大笑。

【评析】

众人同时大笑为哄堂大笑。